

长沙市文艺创作重点扶持项目

血色围山

彭晓玲 卢安国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■ 作者简介 ■



彭晓玲，湖南浏阳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，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。曾出版散文集《红石头的舞蹈》《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》《苍茫潇湘》，长篇纪实《空巢：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》等。



卢安国，湖南浏阳人，中学退休教师，笔耕不辍，有中、短篇小说散见于知名报刊。

责任编辑：邓见柏
文字编辑：代青霞
封面设计：杨 启
摄 影：邓霞林

一位国民党军官（父亲），一位前红军女营长（母亲），
机缘巧合两人结为伉俪共同抗日。在执行一次“玉蝴蝶行动”
（护送三百多名国民党军官姨太太）过程中，智勇的父亲和母
亲、三百多名娇贵的姨太太，以及内鬼魏浩远、土匪冷森、日
本兵等不同人物汇聚在围山，共同上演了一场生与死、正与邪、
善与恶的较量……



E政通



专家库



研究网



微信公众号



官网



ISBN 978-7-5171-2159-6

9 787517 121596 >

定价：32.80 元

血色围山

彭晓玲 卢安国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色围山 / 彭晓玲, 卢安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171-2159-6

I . ①血… II . ①彭… ②卢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6788 号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文字编辑: 代青霞

封面设计: 杨 启

摄 影: 邓霞林

出版发行: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4.75 印张

字 数: 230 千字

定 价: 32.80 元 ISBN 978-7-5171-2159-6

透过斑斓色彩审视人性与历史

何品荣（代序）

捧读《血色围山》，真是一种享受！

作品讲述了一个独特的故事：在中日长沙大会战前夕，薛岳将军奉蒋介石的严令，清理军中眷属，将三百多名姨太太疏散到后方南岳去，派部队护送，称为“玉蝴蝶行动”。

这支军人与军人眷属混杂的队伍，途中遭到日军和土匪的袭击，遂演出了一幕幕惨烈的悲剧。

说故事独特，并非指这场遭遇战有多大的分量，论其在长沙大会战中的地位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它的独特之处有两点：

一是，迄今为止，写抗日战争，角度之多，题材之广，真是无从细说，然而描述一群国民党姨太太在特定的条件下，竟然充当了血洒疆场、勇搏敌寇的战士，这样的内容甚是罕见。

二是，故事的主人公，第一号是郝红梅，第二号是郑天挺，两个身为“玉蝴蝶行动”的负责人，是一种独特的组合。

郝红梅出身穷苦，为富绅之家的丫鬟，跟随背叛家庭、信仰马列主义的富绅小姐傅蓉积极投身革命，成为湘鄂赣苏区红军独立师特务营营长，后被国民党搜山队俘虏。她身陷敌垒，未失气节，但抗战初期之时，尚未回到党的怀抱。

郑天挺亦为贫苦出身，曾为乞丐，后图果腹入伍，在国军中因多次立“军功”，得以步步升迁，成了“剿共”的白军营长，乃至当上了团长。

郝与郑在执行“玉蝴蝶行动”时，早已结为夫妻，并育有一子。一个是因客观原因脱离了党组织的革命者，一个是曾“剿”过共、立过“功”的国民党团长，以恩爱夫妻的形象，并驾齐驱，去完成薛岳将军的使命，更有其独特性。

不少小说和影视剧表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，人物极具多样性。

有的或公开身份，坦诚相见，亲密合作，如朱德与卫立煌在山西抗敌

前线一般。

有的或公开身份，而立场有异，台上握手，台下踢脚，如阎锡山之流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，还有心制造摩擦。

有的是隐去共产党员身份，置身国民党机关内和军内，与人配合，打击日寇和汉奸。

有的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日伪机关，暗中协助国民党的特工人员，获取敌伪情报，粉碎敌伪阴谋……

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共产党人的公开活动与地下活动，均是奉党之命，皆有组织、有领导。

而郝、郑夫妻联手，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对郝红梅而言，却是非组织行为，但又确实体现了在危急时刻国共合作抵御外侮的组织性，体现了她未敢忘却自身的使命。

两大独特之处，彰显了作品题材非常新颖、内容别具一格的风采，也让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。

一场小小遭遇战，铺陈出一个长篇来，读来不觉冗长，而使人兴味盎然，就贵在作品有独特之处。

那么，这种独特的东西，让人从中悟出了什么呢？是不是感觉到了作者对人性的挖掘深度和对历史的充分尊重呢？

有名家说过，文学即人学，即文学的表现力，重在揭示人性。

人性是广泛的，人的社会性、历史性，不断丰富着不同时代的人性内涵。从人类出现阶级之后，人性打上了阶级烙印，这是无疑的。

阶级性不过是人性里最本质的东西而已，岂能包含人性的全部内容？况且，作为阶级的人，随着其社会地位、经济地位及政治观点的变化，其阶级性也是在变化的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泛滥一时的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血统论，是将人的阶级性凝固化的典型。片面地反对表现广泛的人性，曾使作家群体在一个时期内专以表现阶级性为己任，导致作品选材单一和人物形象单薄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，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，作家少了束缚，可以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人性，文学的功能得以充分展示。

《血色围山》中的郝红梅，这个又称“红姑”的共产党员（注：她始终是共产党员，只是当时处于与党组织失联的状态下），与国民党军官郑天挺结为夫妇，并非为暴力相逼，而是两人经历了三年的彼此了解，才从相互仇视对立转变为真心相恋。他们并未抛舍各自的信仰与主义，并未背弃各自的阵营与政见，而是都具有善良、坦诚、正直、血性、刚强等人性亮点，相互认同，才撞出了爱的火花，继而熊熊燃烧，结成爱侣。

若不用人性来解读，真无法说清这对恩爱夫妻的来由。

书中的第三号人物魏浩远，出身富家，贵为大少爷，因不堪承受腐朽封建家庭的桎梏，向往革命，参加了红军，且成长为领导人。

因受王明“左”倾路线之害，他成了将要整肃的对象。为了保命和另谋前程，他借机逃出苏区，投奔敌营，给白军带路来扫荡苏区。然夜深人静，他又自愧自耻，以致后来消极怠工，或酗酒，或装病。此时，其天良尚未泯灭殆尽，尚有一丝半点人性残留！

再后来，他任国民党的保安大队长时，私放抢劫银行的匪徒冷森，从此两人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，他得以步步升迁，企图出人头地。

最后，因贪婪无度，在“玉蝴蝶行动”中，他走向了与民族、与人类为敌的深渊，而自取其祸，被“红姑”击毙！他走到人生尽头，是置民族大义而不顾乃至人性丧尽的恶果。

作者为一场小遭遇战，花了众多笔墨，并非着意描述战斗情景，而是借战斗的起因、过程和结局，来演绎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，从而次第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。其既多姿多彩，也不乏血腥恐怖。

我国文艺史上，有一个时期，曾经强调塑造人物形象要么“高、大、全”，要么“凶、丑、愚”。因此不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干瘪，甚至脸谱化。希望通过这样的作品，来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形而上学的缺陷。

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转折，文艺反映生活再现历史

获得了新动力，打开了新的局面。

《血色围山》的作者成功地跳出了历史的窠臼，以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的大手笔，多维度地展示人物的性格，使人物形象十分丰满，均有鲜明的个性。而且，作者在写各色人物的命运时，本着尊重历史还原真相的良好愿望和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，敢于直面问题。

如苏区的政府主席余启坤历经磨难，在最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未死，却倒在抗战的后方“新四军驻平江办事处”的住所里。杀害他的凶手，是原在红军中担任过军长、后叛变投敌的孔荷宠！

孔荷宠这个刽子手，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，竟然充当蒋介石制造摩擦事件掀起反共高潮的马前卒。一个共产党内的败类，为国民党如此卖力，去屠杀曾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

郝红梅这个一度与党失联的共产党员，目睹了自己崇敬的引路人傅蓉大姐，坚持信仰而又遭诬陷枉死的场面，自身也险被误杀，仍不改初衷，一心向党，在落入敌手面对死亡时坚贞不屈。当率众抗击日寇遭遇失败后，通过我党抗日游击队的解救，她又重回党的怀抱，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。

作者叙说的历史，呈现着它的不同色彩和千姿百态！

提到国民党军官姨太太，人们一般认为，她们只是娇滴滴的享乐者！《血色围山》的作者却塑造了一批形象各异的另类形象。

比如姨太太行列中，荷花原本是一个农家姑娘，勤劳朴实，与同是穷苦人家的“长庚哥”青梅竹马，真心相恋，甘守清贫，相约终身为伴永不相负。然而父病缺钱就医，为救父命，十九岁的她被卖给年已五十好几的郭师长，当了人家的第三房姨太太。十九岁的女孩牺牲了美好的爱情和花一样的年华，她的苦楚比被资本家盘剥的挖煤矿工，比被地主驱使耕田的贫雇农少么？同为旧制度所迫害的人，只是一个形式的差异而已。

“小嫦娥”在成为国军眷属之前，是烟花巷中人。她沦为妓女，不是自甘堕落，实在是贫困无奈以求苟活的产物，乃至人们忘记了她真实的姓名。后来，她被一军官看中，赎身从良，成了军官眷属，不过是转换了卖笑卖身

的方式，由取悦千人做众人玩物，变成了由一人包养供一人淫乐的玩物罢了。这些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！

还有个姨太太叫文绣，她本有才有艺又追求进步与自由，在乱世却无处安身立命，妙龄女郎被迫进入豪门，成为随身丫鬟。女主人担心自家少爷在军营无人照顾，就将长相清秀聪明伶俐的她赏给宝贝儿子做妾，于是天涯沦落人就这么当上了姨太太。能将她也简单地视为享乐者么？

细数这些姨太太，各有各的心酸史，各有各的小算盘，性格各异，形象纷纭，但她们都是无辜无奈的弱者，也是昔日社会的产物。

历史的面貌何其复杂，简单地把人分成几个类别，然后贴上标签，不加分析地或美化，或鞭挞，都是不科学、不慎重的。而作者以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，以虚构的故事来书写历史的真实，实在可贵！

也因此，在我看来，《血色围山》的艺术魅力就在这里：透过斑斓色彩，审视人性和历史！

何品荣

2016.11.8

目 录

楔 子 /001

第一章 领命护送姨太太 /005

于是，我作为第九战区唯一没有小老婆的团长，这次的任务便是护送全战区三百多名姨太太，迅速转移到南岳去，办好交接后，再迅速赶去衡阳城外围阻击敌人！上级还美其名曰“玉蝴蝶行动”！

第二章 母亲随父亲上战场 /017

母亲腰间插着一支勃朗宁手枪，始终跑在前头。她似乎想让冷冷的寒风吹走她的万般不舍，她内心的担忧和难受。她不敢回头，生怕自己一回头，就再也没有离开我的勇气。

第三章 父亲的团队 /025

事实上，赵营长、孙营长等人追随父亲多年，都是父亲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。

第四章 母亲的劫难 /045

母亲更恨魏浩远竟然叛变革命，他倘只是保全自己的性命还可以理解，可他还带着白军来杀红军，这可真是十恶不赦的叛徒！自己当初怎么就看不出他丑恶的一面？

第五章 多样玉蝴蝶 /055

不打麻将也不唱戏的姨太太不多，她们大都集中在最右边的教室。

第六章 改编姨太太队伍 /067

诸位，为了力保大家安全转移，经电示总部批准，本团长决定：将全体随军眷属，按军事编制，改编成“第九战区随军家属战地服务队”，由郝红梅女士担任队长。

第七章 军中毒瘤魏浩远 /083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父亲既高估了魏浩远，又低估了魏浩远。

第八章 包了日本人的饺子 /105

姐妹们，由我带领你们去执行任务。什么任务呢？就是用计引诱日本鬼子，将鬼子诱到预定的埋伏地点！

第九章 土匪动手了 /135

冷森按照小诸葛的计谋，派小股部队扮成日本鬼子，迷惑并拖住父亲的战斗部队，同时在上山的必经之路设下了埋伏，伺机袭击并抢夺姨太太们。

第十章 兵变 /159

直到全团全体殉难的前夕，父亲和他的弟兄们才知道魏浩远并不是军统狗杂种，而是冷森的土匪狗杂种。

第十一章 对抗日军 175

做了这两件事后，父亲清楚地意识到，当务之急虽是夺回八十名姨太太，但保证剩下的二百多名姨太太的安全更为重要。

第十二章 血战围山 /195

就在垭口附近，灌木丛里，国军和日本鬼子的尸体随处可见，有的国军被炸得血肉模糊，有的扭住鬼子同归于尽，有的手里到死都紧紧地握着枪，其情其状甚是惨烈。

第十三章 父亲与母亲诀别 /209

我绝不能让鬼子在围山上为所欲为，只要我还有口气，就要将鬼子赶出国山！

尾声 /219



楔子

1992年的春天，依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而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了，在金盆镇围山脚下这所初级中学任教快二十年了，眼看着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。

忽一日，学校传达室矮个子吴老头神秘兮兮地交给我一封来自台湾高雄的信。我一看信封上的邮戳，就知道此信已辗转了不少地方。信是翠喜写给我母亲郝红梅的，令我大为意外。

我母亲已于1968年秋天过世了，死之前她一直被红卫兵揪斗，很久未能回家。其实早在1964年，她就倒霉了。

起因是1961年母亲的同乡、老上级、时任省委副书记罗南，为了让乡亲们在大饥荒中能吃上饱饭，到老家围山公社霞光大队办点，搞了一年“包产到户”的试验。大获成功后，他总结成“霞光经验”，并加以推广。当时的浏阳县县委将之称为“霞光道路”，在全县普遍推行。

不料，1963年中央下达“认真办集体，坚决扭单干”的专门文件，1964年“霞光道路”即被定性为“大刮单干妖风的资本主义道路”，罗南被划为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，受到了猛烈的批判，除保留省委委员头衔外，被撤职靠边站。

我母亲因曾应邀参加了一次“霞光经验”的座谈会，也受到了牵连，被从湘东地委主管工青妇工作的常委位子上拉下了马，调到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会主席。

就在那一年，我刚好从省师范学院毕业。我这个大学里的风云人物，本来是内定分配到共青团长沙市委当宣传干事的，结果也受连累，被分到市内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，相恋两年的女友也冷冰冰地提出了分手。我虽万分痛苦，却也无可奈何，收起满腔豪情，小心翼翼地教书育人。

谁知道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那年，我母亲首当其冲就被揪了出来，且挨的批斗步步升级。一开始，她只是被挂上“三家村小邓拓黑帮分子”的黑牌，紧接着被挂上了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”黑牌，到最后因查出我父亲是国民党团长，又挂上了“大叛徒美女蛇国民党姨太太”的大黑牌，乃至天天被揪斗。



母亲关押起来后不久，我也以莫须有的理由被清出教师队伍，被发配到围山脚下的金盆镇，重新回到母亲的老家、我的出生地劳动改造。

家里的老保姆吴妈从我一出世就陪着我，对我百般痛惜，自然毫不犹豫地陪我回到了偏于湘东一隅的小镇。何况我这个百无一用的“黑五类”子弟，既不会炒菜做饭，也不会洗衣浆衫，离开她就无法独立生活。

这里也是当年母亲闹革命的地方，还是父亲牺牲的地方。刚刚在我们母子曾经安身的房子里安顿下来，还没来得及收拾，就接到了母亲单位的电报，让我火速赶回长沙城。

整整一个夏天，我与吴妈都无法见到母亲，到母亲单位去问，那个胖胖的守门老头，有时连门都不让我们进。临走时，我与吴妈巴巴地去给母亲送秋夹衣和棉衣，都未能见母亲一面。

现在，单位却突然来电报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担忧席卷而来，电报上简单的几个字都无法看清，母亲会怎么样呢？站在那间临时寄住的偏屋门口，我不由颤抖起来，一旁的吴妈则早已满眼是泪。

第二天傍晚，当我和吴妈惴惴地赶到母亲单位时，被人领到空荡荡的会议室里，母亲就躺在会议室中间简陋的会议桌上。

母亲这是怎么了？我心急如焚，几步就奔到母亲的跟前。我愕然发现母亲的头发全白了，煞白的脸上满是无辜的小女孩神情，她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深蓝色列宁式上衣及深蓝色长裤。我忙去握母亲的手，她的手已然冰冷僵硬。

我霎时掉进了冰窖，陷入绝望的黑暗，母亲已然走了，母亲远远地离开了我们！吴妈“哇”地哭了起来，我却没有半点眼泪，这一切于我而言太突然了。母亲还很年轻，母亲说过她要看到我结婚生子，她还要帮我带儿女，她不能让我父亲郑天挺失望。可母亲却孤独地走了，甚至她死的时候，她最爱的儿子都没在身旁。

吴妈坚持要给母亲换一套干净衣裳，却没得到许可，相反我俩很快就被赶出了会议室。

来到寒意渐起的大街上，天已然一片昏暗，一个个行人面无表情地匆匆而行。从此，我在这个城市已举目无亲了！

我头痛欲裂，仿佛伤痛已然耗尽了我浑身的力气，我再也无法迈开半步，一屁股坐在街旁的一棵大樟树下。吴妈也不劝我，也靠着我坐下，却一直在低低地絮絮地哭诉着。母亲肯定受罪了，母亲请原谅儿子的不孝，儿子不能在您身边为您守灵，就让儿子在大街上为您守灵吧。

一夜无眠，待到第二天上午上班时间，我与吴妈就急匆匆地赶过去，会议桌上已经空荡荡的。

我与吴妈急得泪眼相对，正想找人问个明白时，一位瘦瘦的中年人捧着一只白瓷坛朝我们走来，一看却是陌生面孔。他看也不看我们，干巴巴地说道：“这是郝红梅的骨灰，你们家属好好收起来吧。”我强抑着汹涌的泪水，呆呆地接了过来，只觉得那小小的瓷坛重若千斤。母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，连一句话都没留下。

我们早已搬出了之前老干部楼里的套房，被人胡乱地塞到大院那排杂房里，即最顶上一间旧旧的平房里。那个之前整洁温馨的家早已让人抄过多次，许多东西已不翼而飞，不住也罢。

回到简陋的小屋里，我的眼泪滚滚而下，我将母亲的骨灰坛轻轻地放在房子中间的桌子上，跪倒在桌前的地上。吴妈悄悄地关上门，跪到我的身旁，边哭边偷偷地给母亲烧纸钱。

一连好几天，都没人来我们家看看，也没人来祭奠母亲，更没人来告诉我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。

既然城里已没有我的安身之地，我只得抱着母亲的骨灰坛回到金盆镇，偷偷地将母亲埋在镇子附近的山上。

吴妈交代我绝对不要和外人提起这一切。吴妈是对的，吴妈是我最亲的人了，我从此得与吴妈相依为命了。好在金盆镇没人为难我，我天天和当地人一起上工，吴妈去队上喂那几头牛。

当一切平静后，很多个夜晚，吴妈就和我讲母亲与父亲的传奇故事，讲着讲着，吴妈就哭得喘不过气来，我也满心酸涩。

直到1978年秋天，母亲已经过世整整十年了，母亲原单位湘东地委派人到金盆镇找到了我，告诉我母亲已经平反了，已经恢复了名誉，得重新给她



开追悼大会。

再次回到省城长沙，我真是恍然如梦。就是那间小平房都早让人逼着让出来了，我与这个城市早已形同陌路，当夜就胡乱地住在小招待所里。

在追悼大会上，我见到母亲昔日的战友及上级罗南伯伯。罗南伯伯当然老了，他特地走到我眼前，拉着我的手流泪了，说我母亲受苦了，我受苦了，让我回金盆镇教书。

不久，县里派人专程来找我，安排我到金盆镇中学教书，我就一直待在金盆镇中学，成了地地道道的金盆镇人了。就在这年年底，我终于结婚了，妻子就在当地卫生院上班。我俩节衣缩食过日子，略有节余后，就在金盆镇镇边上建起了一栋平房。

吴妈一直随我生活，帮衬着我带大了一儿一女，到 1985 年她八十五岁时无疾而终，我给她办了场热热闹闹的丧事。

当我再三读过台湾翠喜的来信后，一连几天都沉默不语，时不时就坐在书桌边发呆。这可吓坏了妻子，她不知道我已陷入父母当年抗日的回忆里……